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The Making of a Hero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The Making of a Hero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刘军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980-2

I. 钢… II. ①奥…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091 号

责任编辑: 杨磊、殷秀峰
著 者: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80-2**
定 价: 25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第一部	1
一	1
二	14
三	27
四	51
五	64
六	76
七	103
八	123
九	139
第二部	152
一	152
二	171
三	200
四	233
五	261
六	271
七	282
八	291
九	294

第一部

“假期前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身穿法衣的沃希利神甫恶狠狠地瞪着全班学生。沉甸甸的十字架正挂在他那肥硕的脖子上。

六个孩子惶恐不安地站起来了——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你俩坐下。”神甫向那两个女孩边说边挥了挥手。

她俩赶忙坐下，但仍大气不敢出。

沃希利神甫那双恶狠狠的小眼睛转到四个男孩身上。

“小混蛋，到这儿来！”

神甫说着站起身来，拉开椅子，踱到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面前。

“你们这些小混蛋，谁抽过烟？”

四个孩子怯怯地回答：“神甫，我们……我们都不会抽烟呀。”

神甫听后气得咬牙切齿。

“混账东西，都不抽烟？哼！见鬼！那面团里的烟末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都不抽烟吗？骗三岁孩子呢！好！咱们就来看看！把你们的口袋都给我翻过来！快点！听到了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子动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

神甫仔细地查看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就转身盯着第四个男孩——那个黑眼睛的孩子，身穿破旧的灰衬衫，蓝色裤子上的补丁都扩到了膝盖。

“你立在那儿卖木头呢？”

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甫，他盯着神甫，低声地说：“我没有口袋。”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缝起来的衣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了吗？你把复活节的面团给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学校还会要你吗？哼！你这捣蛋鬼，这回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因为你母亲那么恳求才没有开除你。

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

神甫狠命地揪住那小孩的耳朵，把他拖到走廊里，随手就啪地关上了门。

整个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同学们都吓坏了。

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开除。只有他的好友辛辽沙·布洛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甫家等着补考时，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甫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蒸糕的面团上了。

被开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外的台阶上。他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该怎么回家呢？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的母亲，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母亲来解释这件事情呢？

想到这儿，他不禁急出了眼泪，心里盘算着：“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该死的神甫。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本来是辛辽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牲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可是现在辛辽沙倒逃脱了。我呢，十有八九得被开除。”

其实，保尔和沃希利神甫早已结下了仇。

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避免他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淘气，就叫保尔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听课，他就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来授课的教师很瘦，穿了件黑色上衣。他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

保尔听着，惊奇万分地张大嘴巴。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像……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立刻站起来问：“先生，这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

但是，他没敢问。他怕被罚。

保尔的《圣经》课，神甫总是给他五分。《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知道。

所以，关于地球这件事，保尔决心问问沃希利神甫。等到又一次上《圣经》课时，神甫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当得到同意后，他立刻起身问道：“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被沃希利神甫那尖厉的叫声给打断了：“混账！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学来的吗？”

还没容得保尔答话，神甫就已揪住了他的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被连打带吼地推到了走廊上。

保尔回家后，他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的母亲到学校里，请求沃希利神甫让她的孩子回校。

从这天起，保尔就恨死神甫了。

然而，恨他，也怕他。

保尔从不轻易饶恕侮辱过他的人，更不会忘记被神甫冤打的这一顿，但是他只是怀恨于心，从不表露出来。

他还受过沃希利神甫的很多次小侮辱。往往只为极小的事由，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还有好几个星期天都罚他站在角落里，而且从来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去补考。

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保尔就把一撮烟末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了。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甫立刻就猜出来了。

.....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

保尔忧心忡忡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

辛辽沙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深悔自己的过错，但实在是没办法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沃希利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

他喊道：“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办公室走去。

食堂的老板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老家伙。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问道：“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每月工钱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宿。在家休一天一宿，不准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保证保尔什么也不会偷。”保尔的母亲连忙回答。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然后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契那，带这个小孩到洗刷间去，叫弗朗茜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子，向保尔点点头，就走过食堂，直朝通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

保尔跟在她身后，他母亲也紧随其后，小声对他说：“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给自己丢脸啊！”

她忧郁地看着儿子进去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很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正用毛巾在那里擦着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长着一头蓬乱火红色头发的男孩子，正在待弄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开水翻滚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

刚一进来，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脸，只得立在那儿，不明白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插手。

契那走到一个正洗盘子的女人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说：“弗朗茜，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该干什么。”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朗茜的女人，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说完后她便转身去了食堂。

“是。”保尔轻声回答。他看着站在前面的弗朗茜，等候她的吩咐。

弗朗茜擦了擦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否称职，然后卷起那只松散下来的袖子，用一种非常动听的、非常深沉的声音说：“小弟弟，你的活儿挺简单，记着：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要让水老开着；当然，木柴得自己劈；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人手不够时，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倒了。小弟弟，你的活不少，够你忙了……”

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方言，总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张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让保尔心中感到愉快了些。

“看来，这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朗茜：“我现在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刚说，洗刷间的女工们都哄然大笑起来，把他的话说给盖住了。

“哈哈……弗朗茜认了个侄子……”

“哈哈……”弗朗茜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太浓，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庞，其实弗朗茜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又转过身问一个男孩子：“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还是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

说完，就转身就跑进厨房。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你们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呢？这个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哦？”

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说道：“给你，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在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能有。咱们这儿对这件事很认真。老爷们都仔细地查看叉子，一但他们发现一点儿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会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的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摆设，一个废物。这儿的事情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出去了。你干几天就会知道了。”

洗刷间门开了，三个跑堂的走进来，每人都抱着一大摞脏盘子。

其中那个宽肩膀、斜眼睛、四方大脸的家伙说：“快点干啊！十二点的车马上就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

他看见了保尔，便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朗茜回答说。

“哦，新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他边说边把他的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必须时刻都准备好。可是，你瞧瞧，现在这一个火已灭了，这一个也只剩一点火了。今天先饶了你，明天再这样，你就得挨耳光。听明白了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动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他从来没有像第一次当工人那天如此地卖过力气。他很清楚：这儿不比家里，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在这儿，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那个斜眼堂倌说得很明白。

保尔用脱下来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朝那两个放着大茶炉的炭火炉使劲鼓风，于是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下就冒出了火星。

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然后把湿抹布搭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烘干。

总之，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去，这时候他已经累得浑身酥软了。

那个年纪较大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随手带上的门感慨地说：“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像个疯子似的。一定是不得已才来这儿干活的。”

“是呀，这孩子挺好的，”弗朗茜说，“这种人干起活来不用别人催。”

“干熟了就会偷懒，”兰萨反驳着，“一开始都特别卖力……”

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通宵不停的劳动已让保尔精疲力尽了。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蛋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弄妥帖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紧咬牙关啐出一口唾沫来，一脸傲慢地斜着白眼瞟了瞟保尔，然后用命令的腔调说：“嘿，小鬼！记着，明天早上六点钟来接班。”

“为什么是六点？”保尔问，“换班时间应是七点。”

“谁想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可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家伙，刚来就摆架子！”

那些刚换了班的女工们，饶有兴致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

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话和无理取闹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这个接班的孩子逼近了一步，真想狠狠地抽他一个耳光，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了，才抑制住自己没动手。

保尔气得满脸发紫：“火气甭太大，你别吓唬人，否则，你决不会有好果子吃！我明天七点来！你要打架的话，我奉陪到底。你想试试，那就请！”

对方朝着大锅退了一步，出乎意料地盯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显出一副手足无惜的样子。

“那好吧，走着瞧！”他支吾着给自己找台阶下。

第一天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当保尔迈着大步回到家里时，他感到自己已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现在他也是个劳动力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高高的锯木厂后懒洋洋地升起来。很快保尔就可以看见那间小屋了。瞧，马上到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后面。

“母亲肯定刚起床，可我已经下班了。”他心里想着，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吹起了口哨。

“离开学校倒也挺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是不会让我好好念书的。现在，真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想着，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当他推开小门的那一刻，他又下了个决心：“我一定要揍那个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保尔就慌慌地问：“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给儿子说。可没等她说，保尔已经明白了。他从敞

开的窗户望进去，看见了哥哥阿尔吉莫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吉莫回来了？”他心神不宁地明知故问。

“对，昨晚刚到的，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调车场去干活。”

保尔犹豫地推开房门，走进屋里。

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保尔坐在桌旁的人，回过头来，从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威严的目光——盯住保尔，这是哥哥特有的目光。

“哦，撒烟末儿的小子回来了？瞧你干的好事！”

保尔明白，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知道了，”保尔盘算着，“这次阿尔吉莫对我可能要连打带骂了。”

保尔挺怕阿尔吉莫。

然而，阿尔吉莫并没有打他的意思。阿尔吉莫两肘支在桌子上，坐在凳子上，用一种既像嘲弄，又像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大概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各门功课统统学过了，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是不是？”阿尔吉莫问。

保尔死盯住地板上那块破烂地方，集中心思琢磨那个突出的钉头。

阿尔吉莫却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样子，也许不至于挨打了。”保尔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在喝茶时，阿尔吉莫平和地叫保尔说说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便从头到尾如实地讲述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样不成器，以后怎么得了啊？”母亲发愁地说，“唉，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呀？他这个样子究竟随了谁呀？天啊，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呀！”她埋怨着。

阿尔吉莫推开喝干的茶杯，郑重地对保尔说：“听见了吗，弟弟。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今后可要小心点。干活儿别耍鬼把戏，该干的都要干。要你又被赶出来，那我可不饶你。你记住，别让咱妈再操心了。你这个捣蛋鬼，走到哪就闹到哪，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做满一年，我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不会有出息的，应学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保准给你求情，说不定调车场能收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干活了，不用再让妈替人家干活挣钱了。她在形形色色的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要注意，以后要好好地做人！”

说着他站了起来，挺直那高大的身躯，顺手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很快地对母亲说：“我有事要办，出去一个小时。”他边说边弯腰钻门楣，走了出去。

当他走到院子里，经过窗户跟前时，又说道：“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

车站食堂不分白天黑夜地营业。

有五条铁路线在谢别托夫卡中继站接轨。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两三个小时稍稍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每天有成百列的火车进出。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一律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送往前线。

保尔在食堂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穿梭于厨房和洗刷间。在那个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都在一刻不停地干活。十个堂倌穿梭般地从食堂到厨房来回走动，如蜜蜂般忙碌着。

在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实。

两年中，他受过许多磨难：在厨房里给厨子当下手，让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被调到洗刷间，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报复他的耳光而戳他一刀。当然，要不是保尔干活很卖力，他们早就把他撵走了。

保尔干活比谁都多，好像从来也不知疲倦。

当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个疯子，一会儿端着盘子一步跨出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冲到食堂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吵闹声终于静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厨房仓库里，开始“么”呀“九”呀地大赌起来。

有很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看到这么多钱，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就可以捞三四十个卢布小费。客人们每次给他们半卢布或一卢布是常有的事。于是，他们大吃大喝，连喝带赌。

保尔嫉恨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吉莫，一个头等钳工，每月就赚四十八卢布。我呢，才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到那么多——这算什么事儿？上工时就来回地端着菜盘子，转眼间就把这些钱都喝掉、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这些人跟老板一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敌人。“这些坏蛋，他们在这里侍候别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地在城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肥胖胖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可能比他们侍候的绅士还多。”保尔这样想。不过，久而久之，他对于每夜在厨房暗室里或是食堂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惊奇了。

他心中明白，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她们的劳力卖给食堂里有权势的人，她们就绝对不可能在食堂里长呆下去。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最深处、最底层的世态。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儿夹杂着泥坑的潮气正朝他这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来。

阿尔吉莫想引荐弟弟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但是没成功，因为那里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学徒。保尔每天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摆脱食堂这个鬼地方。是的，调车场那座熏黑了的大石房已经把他吸引住了。

他经常抽空跑去看阿尔吉莫，跟着他检查车辆，尽量帮他干一些忙活儿。

在弗朗茜离开食堂后，保尔感到日子格外烦闷。

这个整天笑眯眯的总是那么快乐的少女不在了。此时此刻，保尔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和她的友谊有多么深厚呀！

现在呢，早上到了洗刷间，一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在争吵，他就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夜间休息时，保尔把大锅下面的火添好，就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眯着眼瞅着火——火炉烤得他很舒服。每每这时，洗刷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不知不觉地，他想起了不久前的事，想起了弗朗茜。于是，那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个星期六，正值夜里休息，保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心切，便爬上了柴堆，想看看仓库，因为赌博的人常常都聚在那里。

他们正赌得起劲，扎利瓦诺夫是庄家，兴奋得面孔发紫。

这时，保尔忽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甫洛赫尔走下来了。

保尔赶忙躲进楼梯下面，让甫洛赫尔往厨房走。楼梯下面很阴暗，甫洛赫尔看不见他的。

当甫洛赫尔转弯往下走的时候，保尔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大脑壳和宽肩膀。

接着，又有人轻声而迅速地跑下楼。保尔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甫洛赫尔，等等。”

甫洛赫尔站住了，转过身来朝上面望了望。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那人是弗朗茜。

她上前拉住那堂倌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问：“甫洛赫尔，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甫洛赫尔猛地挥了一下胳膊，恶狠狠地叫喊：“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

“不过，他给你了三百个卢布。”

保尔听得出，弗朗茜的声音里抑制着悲痛。

“什么？三百个卢布？”甫洛赫尔讥笑她说：“你想全拿去吗？太太，一个洗盘子的女人能值这么多钱？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够多的了。你想想，你运气多好！那些比你干净得多、读过书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呢！你拿了这么多，应当谢天谢地了。只在床上睡一夜，就挣了五十卢布。没那么多的傻瓜。得，我再给你二十个吧，要是再多就不行了。你要是真识相，往后还会挣到，我会给你找主顾的。”

说完后，甫洛赫尔便转身走进厨房。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朗茜边追边骂，但没追两步她就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的暗处，听到了这一切，又亲眼看着弗朗茜在那儿哽咽着，还不时用头撞那柴堆。此情此景，保尔心中的感受难以形容，但是，他并没跑出来，只是一声不响紧紧地抓住扶梯的铁栏杆，脑子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个念头：“连弗朗茜也被这些该死的混蛋出卖了。唉！弗朗茜啊，弗朗茜……”

保尔对甫洛赫尔的憎恨更加强了，他甚至对周围的一切都仇恨和敌视起来：“哼，要是我有力气，一定打死这个流氓！我怎么就不像阿尔吉莫那样又高又壮呢？”

炉膛里的火在闪烁着，小小的火苗灭了之后，又颤颤地长起来，合成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转的火焰。在保尔的眼中这就像一个人正在朝他吐着舌头，讥笑他、嘲弄他。

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均匀滴水的声音。

凯利莫卡把最后一只擦得亮晶晶的平底锅放在架子上之后，揩着手。

厨房里没有别人了。

值班的厨师和女下手们都在衣帽间睡了。厨房夜里有三个小时没活。凯

利莫卡这时总跑到上面跟保尔一道消磨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火夫已成了好朋友。

他一上来，就看到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

保尔已经看见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蓬乱的人影。于是，他头也不回地低声地说：“坐吧，凯利莫卡。”

凯利莫卡爬上柴堆，躺在那儿，又看看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的保尔，笑着问道：“你在干什么？在对火炉施魔法吗？”

保尔的目光好不容易才离开火苗，他那对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凯利莫卡。

凯利莫卡能看出他眼睛里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他这是第一次看到同伴的双眼里充满了无尽的忧愁。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保尔，今天你有点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保尔站起来，走到他身旁坐下。

“什么事也没有，”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在这儿很难过，凯利莫卡。”他放在膝上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凯利莫卡双肘支着身子，又问：“你今天究竟为啥不高兴？”

“你问我今天吗？不！我从来这干活的第一天起，一直就不高兴。你瞧瞧这里！咱们像骆驼一样地干活，不但没有人谢你，反要挨揍！谁高兴，都可以揍你一顿，还不准还手。老板雇我们是他干活的，可是谁有力气谁都可以揍你。你即便是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同时把每个人侍候周到，一旦有一个没侍候好，就要挨揍。不管你怎样卖力拼命地干活，把该做的统统都做到，让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总有没侍候好的，还是一样挨揍……”

凯利莫卡听了很吃惊，劝阻道：“别这么大声，会让人家听见的。”

保尔跳起来了。

“让他们听去吧！反正我不打算干了！就算到马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强！这儿是什么鬼地方？是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看他们每人都有的是钱！他们把咱们当畜牲看待，对姑娘们想怎么样就怎样。要是有哪一个是长得漂亮一点，又不愿意答应他们，他们马上就叫她滚蛋。她们又能到哪儿去呢？找到这儿来的都是些衣食无依的女人。她们只想挣口饭吃，在这儿好歹有口饭吃啊。为了不挨饿，只好任由他们摆布！”

他说这些话时，满心都是愤恨。

凯利莫卡生怕有人会听见，急忙跳起身来把通往厨房的门关上。

保尔仍想把郁积在心头的话都说出来。

“你看你吧，凯利莫卡，人家打你，你也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

保尔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疲乏而无奈地用手托着下巴。凯利莫卡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也在桌旁坐了下来。

“咱们今天不读书了吗？”他问保尔。

“没书可读了，”保尔回答，“书摊没有了。”

凯利莫卡听了颇感奇怪。

“怎么？今天书摊没有了？”

“宪兵把卖书的人抓走了。他们在那里搜到了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政治。”

凯利莫卡莫名其妙地瞅了一眼保尔。

“什么叫政治？”

保尔耸耸肩。

“鬼才知道！据说，要是谁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凯利莫卡吓得哆嗦了一下。

“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

门开了，没睡够的戈娜莎走进洗刷间。

“你们为什么不睡觉，孩子们？趁着现在火车还没来，足足能睡上一个小时呢。保尔，睡去吧，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的工作完结得比他预计的还快，而且这样的结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是在正月里很冷的一天早上。

保尔本该下班回家。但是，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他便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去，但老板娘不答应。因此，不管他有多么疲乏，还得再干一天一夜的活。

到了晚上，他累得实在精疲力尽了。但是，当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得把几个大锅都放满水，还得烧开，等着三点钟要到的那班列车。

他拧开水龙头，可没有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于是他也没顾着关上水龙头，便倒在柴堆上睡着了。他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已无法控制自己。

几分钟后，水龙头骤然咕嘟咕嘟流出水来。顷刻之间便注满了水槽，接着就漫出来了，流到洗刷间的瓷砖地板上。